

教研视线

在“循证”中提高主题审议质量

胡剑红



浙江省宁波市实验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在讨论画作。周伟栋 摄

主题审议是教师以儿童为原点深入研读主题,结合本园的课程理念和现有课程资源,在保障主题对儿童发展价值的前提下,重构或优化主题的一种反思性实践活动。通过主题审议可以提高主题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适宜性,推动幼儿园课程园本化改造。然而,当前幼儿园在进行主题审议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教师只是把课程指导用书上的主题文本简单复制到主题计划表中;教师在主题审议时可能会凭自己的经验主观臆断;还有的主题审议流于形式,教师在主题预设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反思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则是“循证意识”的缺失。

所谓循证,就是遵循证据。循证实践,亦为循证学,本意是“基于证据的实践”。循证教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学科理念在全球盛行,教育界力求通过科学合理的证据推进教育、促进学生发展,而不再仅仅依靠教学经验。因此,教师一旦具备了“循证意识”,在主题审议时就会努力搜寻重构或优化主题的理由和证据,从而避免主题审议的随意性,提高主题审议的质量。

主题审议一般分为前期审议、中期审议和后期审议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如何循证?要遵循哪些证据?笔者作为一名区域教研员,在过去的一年陪伴多所幼儿园开展了“基于循证的主题审议”实践,形成了一些思考。

1

循“儿童证据”,凸显主题审议的儿童立场

“品味家乡”是中班第一学期课程指导用书中的一个主题,预设了“家乡的美食”“家乡的美景”和“家乡的变化”三个子主题。我们要求教师在本次前期审议开始前,对班级里的幼儿进行关于家乡的访问调查,将幼儿的原有经验点、兴趣点和需求点进行梳理与归类,并在审议的第一个环节作介绍。大家忽然发现:孩子们对家乡感兴趣的,除了美食和美景,还有家乡的方言,可是在原主题中并没有“家乡的方言”子主题。同时,教师也注意到,孩子们对原主题中“家乡的变化”并未有兴趣或有提及。如此一比对,大家找到了值得审议的问题,也感悟到审议前为何要对儿童的经验点、兴趣点和需求点进行广泛收集与汇总梳理的重要性了。

主题前期审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主题的目标和子主题(经验模块),预设各类活动,厘清主题实施路径和活动组织时间节点。通过前期审议,可以帮助教师达成对整个主题的理解并预设较为完善的主题计划表,为主题实施做好充分准备。然而,主题的

目标和经验、主题活动和实施路径是否贴近幼儿的原有经验与兴趣,是否能够帮助幼儿获得新经验,这就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幼儿。因此,每次主题前期审议开始前,教师都需要通过访问、倾听、观察、作品分析等获取幼儿关于这个主题的原有经验、兴趣和问题,梳理出幼儿对这个主题的经验点、兴趣点和需求点,从而为主题预设提供最为详实的“儿童证据”。不仅在主题前期审议中需要进行儿童证据的收集,在主题实施一个阶段后的中期审议中,也要这样做。

2

循“理论证据”,增强主题审议的科学性

审议进入第二环节:建主题网络。本着遵循儿童证据的态度,大部分教师认为,要把幼儿不感兴趣的子主题“家乡的变化”删减,替换为幼儿感兴趣的“家乡的方言”,但是也遭到了另一部分教师的反对和质疑。到底该确定哪几个子主题?如何建构最为适宜的主题网络呢?于是,我们提醒教师要循证意识。教师马上找到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以及各领域核心经验丛书和两套浙江省教育厅审定的幼儿园课程指导用书,分为“方言组”和“变化组”展开了各自的循证。

两组教师分别从一堆文件和书籍中搜寻到了足以论证自己观点的证据,并作了详细陈述。比如,方言组找到的证据大致如下:《指南》在语言领域的“倾听与表达”部分提出,4—5岁幼儿要“会说本民族或本地区的语言,基本会说普通话”。浙江省教育厅审定的幼儿园课程指导用书

及《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中也有相关内容。变化组则从《纲要》社会领域内容与要求中找到了“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与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最终两组达成共识:这两个子主题既是满足幼儿兴趣的需要,也是促进幼儿对家乡归属感萌发的需要,因此,两个子主题都应纳入主题之中,缺一不可。至此,随着四个子主题的确定和主题网络的建成,审议第三环节“定主题目标”也自然展开。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儿童观和课程观得到了很大的重塑与优化,许多幼儿园将课程开发权交到了教师手上。但随着教师课程自主权的逐渐增强,随机生成的课程活动如何保障科学性,又成为值得关注的难题。教师仅凭个人主观判断调整主题、活动、作息等,是不科学的,而应带着“循证意识”,在作出决策时善用并遵循各种理论证据作为支撑,以提升课程开发、主题审议的科学性。

3

循“经验证据”,提升主题审议的实操性

中班第二学期“拜访春天”的主题已开展一周有余了,孩子们对春天的植物朋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幼儿在幼儿园的草坪上、竹林里、花坛边和种植园地里,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竹、苗,也引发了他们想要种一种“植物朋友”的强烈愿望,这与教师在主题前期审议中预设的一个种植活动“种子发芽”不谋而合。而关于选什么种子的问题,却又在主题的中期审议中引起了教师的热烈讨

论。大多数教师认为,中班幼儿动手能力及照顾植物的经验不足,因此选择种黄豆、绿豆、红豆等容易发芽的种子比较合适。

但是快50岁的杨老师说,中班孩子不仅可以种植豆子,也可以种番薯、土豆、玉米等农作物,并且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其一,这些农作物比较容易成活,中班孩子完全有能力照顾好它们。她在自家的阳台上也种过,有这方面的经验。其二,这些农作物种下去可以为这个班级的孩子升到大班之后的学习游戏做准备。杨老师说,她去年刚带过大班,大班上学期有一个主题“丰收的粮食”。孩子们通过收获自己亲手种的番薯、探究番薯的秘密以及尝试加工番薯等活动,获得了对粮食、丰收的认识与理解。杨老师的不同意见以及对种植的经验让大家改变了原来的预设,在“豆子发芽”的基础上生成了“种番薯”的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认识的开端。从教育范畴看,经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才能成为有价值的经验。许多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及生活中积累经验并不断反思,成了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和教育经验的教师,在某些教育场景或问题面前,他们的这些经验着主宝贵。因此,教师的经验也能成为主题审议中的一种证据——经验证据。

循儿童证据、理论证据、经验证据,可以在主题审议中帮助教师逐步形成“循证意识”,让教师在搜寻证据中增进发现儿童、理解儿童的能力,在循证证据对主题进行重构与优化的过程中提高主题审议质量,促进教师课程开发能力的提升,让鲜活生动的课程主题滋养每一个儿童。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倾听儿童”逐渐成为学前领域的高频词。对幼儿来说,倾听意味着尊重,意味着自己的想法被认可、被接纳。对教师来说,“倾听儿童”是走进幼儿的方法,是理解幼儿的起点。倾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出现倾听无法落实、倾听效果不好的现象,究其原因,有几个倾听误区需要教师一一突破。

误区一:倾听就是“竖起耳朵闭上嘴”。随着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竖起耳朵闭上嘴”得到很多教师的认同。与以前相比,大家都听得更耐心了,教师总能等待儿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做法。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然而仅仅是耐心地听、听完、听清楚,还远远不够。

例如:在“造船”活动中,班级中一名幼儿要用“纸”来造船,一位教师听完后说:“不行,纸放在水里就会很快烂掉,你再想想,用什么造船更合适?”而另一位教师听完后说:“你的方法很独特,你可以自己试一试。”这两位教师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位在听完后,断然将自己的经验告诉幼儿,否定了幼儿的想法。而后一位认识到这名幼儿目前还没有“纸会被水泡烂”这样的经验,因此鼓励幼儿按自己的想法去探究。果然,幼儿很快发现纸会被泡烂,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不停尝试,发现了不同纸张吸水程度是不一样的,光面的、有膜的纸张不容易被泡烂,纸箱壳外壁贴上封口胶,是造船的绝好材料。

上面两位教师都做到了“竖起耳朵闭上嘴”,但他们的倾听代表了两种层次,深层次是做到不带成人主观偏见地听。如果将倾听分为三段,那么在开始倾听时,就要克服先入为主的情绪;在听的过程中,要悬置主观判断;在听完幼儿的讲述后,要能与幼儿平等地对话,或者提供鹰架支持幼儿学习。这样的倾听才会更加有效。

误区二:倾听只需要用耳朵。儿童有一百种表达世界的方式,不仅包括语言,也包括图画、符号、动作等。倾听的实质是对幼儿的尊重和了解,因此,倾听不能只有耳朵。

例如,一名幼儿总是趴在窗户上看,教师也学着他的样子去看,发现原来贴满即时贴的窗户破了一个小洞,而透过这个小洞看到世界的样子,和正常透过玻璃往外看完全不一样。于是教师创设了情境,把贴满即时贴的窗户上镂空出不同的图案,供幼儿观察。

由此可见,倾听需要教师打开感官,不仅用耳朵听,也要睁开眼睛看,用鼻子闻,用舌头品尝,用幼儿懂得的方式与其互动。

误区三:只有“一对一”才是倾听。很多教师认为,只有“一对一”才是倾听。其实不然,倾听的重点是向幼儿传递教师的尊重与珍视。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游戏或集体活动场景中,教师不仅需要面向个体,更要面向群体。因而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并不一定能做到一对一,但这并不表示教师就没有听到或看到幼儿。倾听可以表现为一个会意的微笑、一次亲切的抚摸,还可

幼教杂谈

回归儿童本身 走出倾听误区

闵艳莉

以是站在远处对幼儿竖起大拇指。如果说幼儿有一百种语言,那么教师就有一百种聆听方式。

误区四:“一对一倾听”只有排着队才能实现。《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提出了“一对一倾听”,但在实践中,不少教师却将“一对一倾听”异化为一种统一的行动。比如绘画结束后,教师让幼儿排着队,一个个讲述,教师进行记录。

“一对一倾听”的目的是让每个幼儿被看见,而这种被看见,不一定是在一个特定时间排着队来讲述。倾听是一种积极的和幼儿互动的状态,是一日活动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事,是自然而非刻板的为。

误区五:倾听是对儿童表达的“照单全收”。幼儿每天都在表达,这些表达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素材库。教师对幼儿倾听,不仅不能“照单全收”,还要尽量避免盲目地听。

一般来说,那些幼儿发自内心的表达的,又具有实际意义的声音,是值得教师“一对一倾听”并记录的。例如,幼儿在大暴雨后还要浇水,是因为“昨天的是昨天的雨,今天浇的是今天的水”;幼儿认为“毛毛虫只是帮我们品尝一下菜好不好吃,我们不用消灭它”……

“倾听儿童”看似简单,但做好却不容易,它需要教师走出实践误区,回归幼儿的发展本身,而不是形式上的跟风和执着。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接第一版)在她看来,只有将学到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运用,才能真正形成研究能力。

实际上,作为从1982年开始招收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学校,陕师大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已非常扎实。同时,近些年,学校通过调研发现,区域内尤其缺乏引领幼儿园开展研究的人才,再加上要谋求错位发展,多重因素下,学生的研究能力成为陕师大人才培养方案的重中之重。

为夯实学生研究能力基础,陕师大教育学部设置了层层“关卡”。

李剑斌介绍,学前教育研究方法本来只有一门课,但内容庞杂。课程前半段教师讲得细致,后半段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就讲得比较粗糙。为此,教育学部将这门课拆分成三门学前教育研究方法、实验设计和文献综述三门。这样,每门课都有课时保证,教师可以精讲,学生可以精学。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教育统计是一门极为重要的课程,它包含了量化研究方法,有不少内容都要用到数学知识。为此,教育学部积极与高等数学这门课的任课教师沟通,要求与教育统计相关的数学知识,重点讲、讲细致。

就这样,一系列专业基础课程、高等数学与教育统计两门前置性课程,再加上三门研究方法课,共同夯实了学生研究能力的基础。

当然,研究能力不能纸上谈兵,要在实践中检验。

李剑斌告诉记者,几乎每位教师都要求学生结合课程写相应的文献综述,或做一些简单的研究设计。大四时,伴随教育实习,学校还会安排4周左右的教育研习时间,学生结合在幼儿园发现的问题,进行反思研究,形成毕业设计。

陕师大还鼓励学生“人人进项目,人人做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像王红霞

一样的学生,参与大学生“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活动,在实践中“小试牛刀”,磨炼研究能力。

贯通式见习,实践能力不“缺腿”

长期以来,不少幼儿园抱怨高校培养的幼儿教师,工作无法直接上手,还要到幼儿园花很长时间培训。来自用人单位的反馈,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漏洞,即实践能力不强。

曾经,陕师大毕业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马佳是陕师大2011届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也是首届免费师范生(后改为公费师范生)。毕业后,马佳进入宁夏银川市第一幼儿园工作。刚开始,她很困惑,发现自己脑袋里装了大量理论,但工作却不知从哪儿入手。她意识到,幼儿园工作实践性很强,毕业前两个月的实习远远不够。

其实,马佳反映的实习时间短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扭转。大约从10年前起,跟随课程进度,陕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从大一上学期就开始参与教育见习,且持续6学期。为将教育见习与后续的教育实习、毕业论文结合起来,学校对教育见习也做了精心设计。

大一时,教育见习基本围绕了解幼儿园进行,到了大二、大三,学生要试着把握幼儿园的课程、游戏等深层内容。教育见习期间,每个学生进入同一所园,从小班一直到大班,整体了解学前阶段幼儿。

陕师大改进教育实践的效果,在毕业生许宽身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到幼儿园任教后,他觉得面对孩子,并不慌张。“教育见习非常重要,它让学生知道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幼儿园教师。”许宽说。

在实践中持续研究,走向卓越

最近,刘志明正带着团队做“在个别化学习中运用学习故事提升教师观察能

力”的实践研究。而对这样的行动研究,她早已轻车熟路。

11年前,刘志明从陕师大毕业,后入职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新世纪民族幼儿园,她从实习教师一路干到班主任、教研员。实际上,在包头民幼,还有十几名刘志明式的校友,大家都承担着教研工作,有的还是重要课题的负责人。

刘志明回忆,刚工作时,她觉得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很难对接起来,坦陈自己“有点儿蒙”。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她越来越发现,在学校学习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能很好地支撑她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刘志明眼中,陕师大毕业生都有“勤奋踏实,不甘平凡”的特质。她的说法得到了杨凯杰的印证。

2019年,从陕师大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杨凯杰进入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民族实验幼儿园工作。工作近4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持续学习的热情。她说,幼儿园里也有不少陕师大毕业的同学,大家不但适应能力强,而且持续学习能力也很强。无论是建构课程,还是开展自主游戏,陕师大的毕业生都能很快跟上,从不“掉链子”。

程秀兰告诉记者,据统计,陕师大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约90%都在服务西部。这些学生基础好、上手快、后劲足,大部分留得住。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那些在“红烛精神”召唤下义无反顾投身西部的陕师大学前大,正在挑起当地学前教育发展的大梁,渐渐显露出未来教育家的潜质与风范。

刘志明说:“我要继续扎根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做一名更卓越的教师。”

马佳说:“我要进一步提升科研能力,力争成为一名扎根西部的专家型教师。”

托育行业如何走向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事实上,托育服务中看似简单的陪伴,背后都蕴含着课程,需要教师预先认真准备,付出大量努力。启今集团副总裁兼稚梦托育研究中心主任高寿岩认为:“托育机构的课程,本质上是把促进婴幼儿成长的活动科学地安排在一日生活中,运用的是尊重与回应性照护的理念。”

促进托育和幼儿园教育有效衔接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的《2023年中国托幼一体化及幼儿园办托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4月末,国家卫健委“托育机构信息公示平台”共有24959家机构完成备案,机构注册名称含有“幼儿园”相关关键词的有10808家机构,占托育机构总数的43.30%,幼儿园正在成为办托育的重要力量。

0—3岁婴幼儿和3—6岁幼儿在生理、心理发展方面有不同特点,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如何帮助0—3岁婴幼儿顺利过渡到幼儿园教育,促进幼儿身体、认知、情感与社会性全面发展?

2021年1月,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指出,托育机构保育工作应遵循婴幼儿发展的年龄特点与个体差异,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婴幼儿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并

提出了七个方面的保育重点,这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五大领域教育内容有多相通之处,成了当前托育机构开展保育工作的“宝典”。许多幼儿园也尝试将上述两个文件相对照,意在找到托幼一体化教育的科学途径。

“一体化教育不等于幼儿园+托育,教师应重视0—3岁教育,同时看到0—3岁教育的独特性。”中国儿童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认为,教师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使托育与幼儿园教育相互衔接、有效融合,提供安全、卫生、充满关爱的托育环境与服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汇佳小苗圃托育中心进行了名为“TRUST”的教育实践,教研主任刘晓霞说:“我们把五个字母进行分解,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了一个特殊含义,分别是交流、尊重、理解、支持和时间。”刘晓霞认为,信任理念可以促进托育高质量发展,当托班孩子进入幼儿园,信任理念仍然可以帮助他们平稳过渡。目前,汇佳小苗圃托育中心的绝大多数孩子会继续留在汇佳幼儿园。

“幸福的童年治愈人的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人的一辈子来治愈。托育服务质量胜于一切,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幸福完整地生活。”北京红黄蓝国际园总园长李海红说。